



序

山翁予妻之世父也。攜笈遊吳越間者十載餘。丙子春始西歸。樹門
眉曰：跡似雲歸岫，心如日在天。年七十有七，好學不衰，偃仰山溪，
自娛泊如也。里中智愚者愛咸心歸之，無不願得一當翁者。其忠信仁
讓素孚於人，獎善誨過，郵急解紛，論者方之卓子康、王彥方焉。輜軒
使者過華下，輒訪之。翁接必以禮，求文與字者，日集翁室。審其義，亦不
拒，同不言止，異不傷物，直以真氣勝人。逍遙林泉，子姓數十，迭相從遊。
捧杖納履，天倫之樂，關西所僅見也。太原傅青主徵君嘗語李子德
太史曰：清貴二字，久以奉華下。故子德作存沒口號，有云：松莊長捲
藉東濤。華下爭傳晚節高，則取以相匹。松莊乃青主居也。翁著



作尚夥。此丙子後稿。予兒滋所子錄者。妄為評注。付之剞劂。畧述梗概如此。世多知翁者。定不以予言為阿所好也。

康熙戊寅春清明日。潼津李夔龍序。

西歸日札

華山王弘撰著

潼津李夔龍評

知秋閣記

楸美木也。古謂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誠貴之也。朱子林
修庭柏。博學工文有閣曰知秋。階前老楸數株。青柯參天。綠蔭
蓋地。取董子木名三時之說。以為有秋之義焉。故云。垢區道人為作
此圖。以蒼疎之筆。舒蕭森之氣。煙飛雲歛。天高日晶。得秋之神焉。予
流覽數四。抗手而歎曰。夫知秋者。莫先於梧桐。而能秋者。獨有松柏。詩
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君臣相得之盛也。
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則有衰世之感焉。昔允升先生錫

林修以嘉名。而林修之以知秋。頽閣也。其神游太和之宇宙。而不勝其憂患之心也乎。然予嘗學于易矣。秋于卦為兌。傳云。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物成乎秋。故說之又云。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謂天下之說莫過乎此者也。願與林修以之。

發秋義獨別。垢區道人程稷倩之別號也。能耐也。

歸州知州龍共彙征傳

龍共名仲泰。字彙。江西南進賢縣人。天啟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為崇仁縣儒學教諭。用臺使者為陞湖廣歸州知州。十三年六月到任。時地方凋敝。官舍俱燬。聽政于觀音寺。撫綏殘疆。慰勉流亡。復業。會閣部楊嗣昌督師合剿。羽書旁午。君拮据區畫。接濟軍需。月餘。鬚髮及為白。十五年十二月。荆襄陷。君不勝震驚。率士民為守禦計。未幾賊破夷陵。渡江直入州境。肆行殺掠。士民逃散。君獨懷印綬。矢與俱殉。奸徒王謨。吳繼廉輩。劫之見賊。君指誓天曰。唯求一死。賊好言喻降。謂人生須當貴耳。胡自苦為。君曰。刀鋸非所畏。爵祿非所顧。存此名節。即以報朝廷。復莫言。賊義之。轉加優禮。異綬之。易慮。君持志益堅。觸石而死。十

六年二月初九日也。僕職書哭乞遺骸。賊憐而許之。職書以孤弱不能負。遂用釋氏法火化以歸。十一月二十日抵家。君之子煥哀慟治葬畢。泣陳所司。方待題卹。而大變作矣。悲夫。

華山王弘撰曰。嗚呼。大行帝之死社稷也。千古為烈。論者或致歎於臣節未光。夫名位顯赫。素談忠義。臨事而敗。庸耻損喪。以視龔君。媿矣。乃使成仁取義者。受同類之羞。能無憾哉。若四方守土吏之捐軀殉職如龔君者。又何可令後世無聞也。

翁于殉難君子皆函表之。而此贊語中。又似有慨於東林遺老也。

徐世修傳

徐世修名安遠。武進縣儒學生員。世所傳徹弦先生之曾孫也。父叔美。當乙酉之變。挈家避湖村中。遭兵刃。創甚。世修抱之痛哭。同沉死。時其妻楊氏及婢妾蕙香異舟。蕙香方娠。見世修死。呼告楊氏曰。事急矣。唯有一死。母連自裁。不則無及也。號慟叩首。奮身入水死。楊氏將隨之。兵遽登舟。遮止。楊氏恨不及如蕙香之言。兵迫之百端。不從。筆楚累日夜。卒持之如故。抽刀臨之。益大罵不絕。遂被殺。其魁義之。以其頭懸湖郡霸王城外高柳。榜曰貞節婦人之頭。世修無子弟。奕為收殮。湖人卽其地立義婦碑焉。其從孫介云。

華山王弘撰曰。世修之從其父以國事死。固也。蕙香殉義之決。楊氏守

志之堅。尤世所罕觀。即世修之刑于其家。可知矣。予聞傲弦先生之後。多才。其詩書之澤未艾也。而忠孝節烈之風。有令人悲歎欲泣者。不已。彤管有餘輝也哉。

贊再老乃佳。後學毅堂許氏僭識。

贈陸儀吉

滕王。
輕盈鳳子為春忙。醉筆熟時花草香。呼喚休歌唐樂府。內中今不數。

張子野詩。嬾同蝴蝶為春忙。居寧工畫草蟲。梅聖俞詩。有醉筆正熟之句。滕王元嬰。唐史稱其善畫。廣川考。湛然亦嘗封滕王。正與王建同時。未知孰是。

善畫八大家記

金陵之以善畫名者眾矣。而周櫟園司農獨標舉八人曰：八大家。則張損之、修、謝仲美、成、樊浴沂、沂、吳遠度、完、樊會公、圻、高蔚生、岑、胡石公慥、鄒方魯、詰也。其時有葉崇木、欣、盛、白、含、丹、施、雨、咸、霖、林、盛、林、玉琳輩八人者。不能過之。乃不與焉。癸卯予至金陵。八人者日相往來。皆為予作獨鶴亭圖。位置渲皴極山雲林泉之勝。八人者固未見亭。

亦寫其意而已。戊辰予再至則六人已化為異物。損之老不復出門。獨會公尚健。乃二三年間亦俱倏然謝世。今遂無一存者矣。可勝嘆哉。仲美有子。大令靖孫。會公有子青若。九雲蔚生有子樹嘉。蔭方魯有子子貞。壽坤皆能繼志不失家法。石公有門人陸儀吉。遠以花草蟲鳥特著名一時。尤善蝴蝶。能曲盡其態。工細而有逸致。則青出於藍矣。

翁篤於友誼。卽一藝之交。皆久而不忘。八人者可以不朽矣。

一松閣詩序

一松閣詩序

嘗讀昌黎原道於佛教斥而遠之。欲火其書。廬其居。及在潮州。與大顛往來。則稱其識道理。而作序送高閑。則稱其一死生解。外膠與。暢則稱其喜文章。欲挽而歸之吾聖人之道。故以知而不告為不仁。告而不實為不信。廬陵本論其說。與昌黎相發明。而序秘演之詩。則稱其雅健。序惟儼之文。則稱其贍逸。至于贊寧惠崇之屬。亦皆有以表揚之。恐後絕不及其所為。淨圖者。然後知二公衛道之嚴。而好善之弘也。可以為後世法焉。靈潤上人生於朔方。壯而遠遊。為浪杖人。法嗣受具戒。神清體拔。王天界寺。十有餘年。竹拂禪牀。花飄講席。涵泳性情。流觀景物。提唱酬答。積有篇章。軌合法前。意超象外。昔滄浪說詩。

取喻于禪。今上人以禪為詩。得之妙悟。得之熟參。非予所知。獨以予生也。魯於佛教。未有所入。工人早通儒書。遭時不辰。有託而逃。間有觸發。感慨固非徑情忘世者。予每欲挽之歸儒。而恨力小。有所未能。故今序上人詩。特為質其中之所蓄。以見予與上人相好在尋常之外。而于道不敢以或誣。庶幾無負於昌黎廬陵之所為者。如此也。

翁學闢異端。而不拒方外之交。正與韓歐同義。

隨園詩序

隨園詩者。電巖上人作也。電巖為佛弟子。戒行精嚴。顧好讀儒書。與儒者遊。故其詩清新雅贍。無蔬筍氣。又喜畫。妙究六法。蓋其道正。亦資摩詰之所以兼擅也。初陳原舒來白門。以畫名。有蒼疏之致。電巖傲之。見者以為神似。已而鷹馬阿山樵戴務旃至。務旃有道之士也。寄跡長干。尤善畫。獨用燥筆。而瀚鬱超逸。出人意表。世皆知畫貴潤。不知潤在筆。不在墨。不然何以從燥得潤。此其故殊可參尋。電巖有妙悟。盡務旃之法。慘淡經營。視原舒之頽然自放者。不侔矣。今務旃不可復作。而電巖有日新之美。是詩何足以盡電巖要之合。巨然皴然為一人。其在電巖矣。若斷綺語。鄙藝事。更有進焉者。非特佛教

為然。老夫於此亦安得不爽然自失也哉。

潤在筆不在墨。箇中三昧非深于畫者不能。

抵潛村舊居二首

猶是向山路。依然流水村。荒墟遺敗竈。宿莽毀顏垣。不見桑麻長。何知雨露存。遲徊拜家慶。洒淚到黃昏。

早荒之後幾于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矣翁之所以悵愴多所悲也五六有深慨

少陵悲道路。元亮即田園。涼月四松下。疏風五柳前。心蘇靈武事。詩記

義熙年。希跡懷之子。餘生枕石眠。

二賢不起承合結以已志章法清楚

為李虞臣題董文敏字冊

文敏書初從北海入。既而出入海嶽松雪間。晚年間摹魚白公。此冊骨氣清秀。有翻之自逝之態。是其平生長處。所謂偶然欲書。合作也。視龍虎震劍拔弩張。當有間耳。

孫過庭論書有五合五乖神逸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隨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闌五乖也今之求者應者皆昧此義乎故附錄之為吾免告

題曹雲西畫

華亭曹負素。畫山水人物。為元四家之亞。此盤桓孤松之下。藉草揮毫。翩自得。鬚髮如見。其落紙雲烟。與濤聲相亂也。昔郭河陽作連山一壑松。為文潞公壽。妙蹟弗覩。冥搜遐想。彼一丘一壑。自謂過之者。

苟其瀟洒出塵發幽潛之光亦何必遽戒於千巖萬瀑。作如是觀可矣。

答員子進問焦原之易

承手札焦延壽一卦直一日用周易之序。京房主六日七分用太玄之序。望解釋清楚。指示迷津。僕固無知。感足下虛懷垂問。輒畧述所聞。不敢逞己意。為杜撰之說也。惟足下察之。昔延壽作易林一名大易通變。一卦變六十四卦。總四千九十六卦。為韻語。如其數。其詞類古辭。詞如左傳。漢書所載諸語。似讖似諶。或特援引古事。間有重複。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一文主一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日。餘震離兌坎四卦。二十四爻為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專主四時節候。坎冬至。震春分。離夏至。兌秋分。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所謂周易之序者。即今本易始乾終未濟者是也。延

壽之學傳於京房。既以震離兌坎四正卦直四卦。各主一方。又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垢遯否觀剝坤為十二辟。各統一月。餘分四十八卦。為公候。卿大夫以佐之。然每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遂為六日七分之說。除三百六十餘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為四百餘日之一。又分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七十四。故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所謂用太玄之序者。其執日圖列四正卦。以四爻以司一歲。二十四氣。除四正卦外。以六十卦分。公辟大夫卿三百六十爻。以司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次第與楊雄之太玄同。太玄始于中。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字。養者法于頤是也。房去四正卦而用止六十卦。故卦直六日七分。雄除四正卦。重二十卦。為八十一卦。則卦直四日有半。是雄與房法亦有更改。方虛谷謂太玄精

於卦氣。特以其所紀日星氣候。比房稍詳。而增損遷變。以己意強排。故朱子謂其拙也。合而言之。二氏之說亦各有異。唯以卦氣起於中字。則同。宋咸著論言卦氣起中字。非聖人之旨。朱氏難咸謂中字。十一月之卦也。歲始于冬至。曆始于牽牛。日始于夜半。故卦必始于十一月。夫律曆始於十一月是矣。而以中字為十一月之卦。則果何義。朱氏又謂人之慮始於心思。使中字取心思之義。則起于咸亦可。太玄以中准中字。言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使中字取字信之義。則起于無妄亦可。何又中字。復以一陽初生。謂之冬至之候。有說屯以一陽震動於坎離之中。謂之冬至之候。有說中字以兌巽為卦。而謂之冬至。則何說也。近世章斗津謂服魚江豚也。水澤中物。而得風之信。故澤物信風。

一出天然仲冬豚魚至物至以其時即中字豚魚之象故謂十月卦屬之中字僅謂此亦對爻之序耳。是中字次於十一月非卦起中字也。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噬嗑甲申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盡。下經咸起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亥而終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年一周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字也。受之云者非起之謂也。并疑者先儒云坎離震兌之與勤坤諸卦一也坎離震兌至二十四氣而乾坤諸卦至六七分何耶。合六十卦為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附之一歲則有餘而加之閏則不足若之何其主一歲耶。盈縮餘閏初無常時而卦之所直則有定日又烏能候寒溫耶。蓋卦之爻實數也。歲之日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日積而為閏則加筭焉。使六十四卦在我

意分之減去二十四爻易置其位何取乎。經此房與雄之非也。唐孔穎達疏復之七日來復以為六日七分之數云。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自陽復隔坤之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也。又或者謂日當為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月而復也。若以六日七分之說為然既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蓋一卦之變歷數七故曰七日來復文甚明為陽言故言日臨為陰言故言月謂日當為月是輕改聖言謂舉成數是混

解聖言。皆妄也。章山堂謂其迂曲僻怪。牽強配合。楊止菴謂其與易理滋失也。宜矣。僕嘗復之。唯胡玉齋因邵詩冬至子之半推乾以卦分配節候。由復卦冬至子之半。至乾交夏至午之半。三十二卦為陽。由垢卦夏至午之半。至坤交冬至子之半。三十二卦為陰。卦爻自然與天地之節候相脗合。出彼三氏之右。章氏謂一卦直一日。自乾直甲子。以至未濟直癸亥。則六周為三百六十日。而氣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當以甲子起之。非周一歲之義也。故卦氣之說。當以費直序。一爻主一日。卦主三百六十日者為是。蔡季通謂邵子亦用六日七分。朱子謂未見邵子說處。僕觀邵子論大玄準易。謂其意趣同。而指用異。其生數異。其體用異。其始終異。而其所以同者。則陰陽五行變化之理也。僕以理而求。

故獨以章氏之說為得。義海云。乾坤二卦。天地闔闢終始于其間。故曰乾坤為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息之道。配于四時十二月。周而復。陰陽代謝之功畢矣。今謂乾坤亦只分主六日七分。則乾坤之用小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道亨。故變復為姤。避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道消。故變臨為姤。五陽並進。上二陰將隕。而眾陽之盛。君子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剝而為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眾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故變夬為剝。易曰剝剝也。柔

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此易道也。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聖人之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焦京之學。專主占筮。其言不經。與易道無涉。所云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者。皆非也。故僕責亂易之罪。以焦為首。而京為甚。嘗考圖象辨疑。亦深以京為非。或曰。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溫。各有效驗。則何可貶曰非也。天下之小術。雖閭擇時日。筭布五行。察尋地脈。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為說。蓋天下之理。無有不麗于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為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于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乃其術也。而非易也。焦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作易傳。專主五行。

如漢書所載。休咎效驗。近於語怪。卒以不保其身。至于棄市。如此。則不但非易。即其術之為古。亦貴足貴哉。班氏曰。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又曰。京房區區。不諒淺深。危言刺譏。搆^強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容以失身斯二言者。足以蔽京矣。足下好學深思。故僕不憚媿之至此。以相質耳。不然。則輕議古人。僕亦何敢

又

昨承手翰。日已暮。使者連返。不及裁答。挑燈讀之。質言不欺。其不苟同之美。真學者之心。尤可尚也。焦氏變卦。與朱子卦變。雖作用不同。其實則一。韓氏所謂其生異。其成同。其本同。其末異者。是也。僕嘗謂變卦者。變因乎著者也。有對待之義。而無常也。卦變者。卦自為變也。

具流行之義而有序也。蓋變卦是未定底。變卦是已定底。原未嘗
有二。而僕所謂二者。謂道義與技術之分耳。邵子云。為學失於自
主張太過。此僕與足下今日皆所不免。然僕之主張。擴焦京者。歸於
道義之正。而足下之主張。尊焦京者。恐其流於技術之偏。大抵焦京之說
世儒習聞之。入於人心者既久。久則難變。又况相傳推駭奇異。驚人
耳目。方且信之如神。自非無我之極。誰肯翻然自反乎。僕謂其事
屬詭僻。言多附會。即如漢書天文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劉歆
京房輩之所云。彼此互異。實無準的。故難免于劉知幾之譏也。
以火珠林為擬。尤非所宜。苟申其說。即蓮蓬。靈棋。梅花數。一撮金。玟
錢。木丸。亦皆有靈。豈得與易並稱哉。又謂廢焦易。不明孔聖引伸
觸類之法。百姓何以與能。然則無焦易。而周易遂熄乎。六十四卦有象。
有占。有變。備於繫辭傳。豈在焦易。程子易傳。言理不言象數。特
所重者理耳。非廢占也。他日云。占出于自然之理。又云。卜筮所以決疑也。
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其意可見矣。足下以孔子程
子較是非。是巧嘗也。朱子云。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
是于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於是作本義以補程子之所未備。
他日又云。某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遍滿離不得。程夫
子書也。其為註間。不從程子者。學貴自得。各有所見。不關其言。占
與不言。占也。向謂吾里鮮真讀書求道之士。今得足下為之。喜
而不寐。又以相知之晚。為憾。社廟忽生著。洵異事。足下歸美於僕。

是何言歟。若謂其生不百莖而五十莖。復歸責於僕之擯焦京。於易為不備。此至教也。敢不祇承。

又

天地之間理而已。理有難明。則以象數明之。象數與理。元非二也。數始於一二。備於三。三外皆衍也。故爻惟三。此自然之象。象不可易也。三畫卦之象。列至于八。而畫八外無象也。故卦有八。此自然之象。不可易也。僕敢自信斯言為確。先儒以三居生數之中。為生數之主。八居成數之中。為成數之主。故爻成於三。而卦成於八。猶餘論也。

答從子宜純問蠱巽之辭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先儒之說不一。吾平心備求。為汝折衷言之。實亦不敢自謂。遂得聖人之意也。甲者始也。見於禮記。程子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有所更變也。朱子曰。甲日之始也。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連壞。聖人之深戒也。朱子之言。本

之鄭康成然自新丁寧之說似迂程子之言本之王輔嗣輔嗣曰甲者
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貴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
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胡雲峯曰。蓋繇
巽艮而成。從艮巽看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三位得艮。先甲三
日也。自甲順數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然則上艮山下卑巽。所以為蓋。
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蓋也。說艮巽
為合而於所以治蓋仍不免用自新丁寧之解。項平菴曰。先後者上
下卦也。三日者三爻也。徐古為亦曰。先三後三者六爻也。來瞿塘本之三
先三者下三爻也。巽也。後二者上三爻也。艮也。當蓋之時。亂極必治。
占者固元亨矣。然豈靜以俟其治哉。必歷涉艱難險阻。以撥亂反

正。知其三之三爻。乃巽之柔懦。所以成其蓋也。則因其柔懦而矯之以剛
果。知其後之三爻。乃艮之止息。所以成其蓋也。則因其止息而矯之以奮
發。斯可以元亨而天下治矣。庚與更同。古字通用。見於史記。程子曰。庚者
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
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朱子曰。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
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
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然揆度之說。亦似迂。朱子又嘗言。丁辛皆
古人祭祀之日。癸日不見用處。蓋亦以為疑也。胡安定曰。庚申取申令之
義。甲於五行為木。於四時為春。仁息之道也。蓋蓋者。承衰亂之後。聖人
當以仁息之令。極濟之故。曰先甲後甲。庚者於五行屬金。於四時為秋。

金主斷割。利主嚴厲。此巽為風之象。無所不入。主人君之號令。言五處人君之位。其發號施令。在乎當。其賞罰在乎信。使善者知勸。惡者知懼。然賞罰號令之出。將使天下之人皆服從之。固不可驟然而行。故先三日以申諭之。後三日以丁寧之。使民知其號令之必行。賞罰之必信。有所戒懼。則天下大治而吉矣。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日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日元初有終。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元初有終。况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義也。胡雲峰曰。文王發先天於象。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庚。巽體本無艮。九五變則為巽下艮。上之蠱。故特於此爻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來瞿塘謂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於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言巽先於甲。艮後於甲也。伏犧圓圖。艮巽夾坎水於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於庚。艮後於庚也。亦得之雲峰之言。其以震木在兌澤之上。釋利涉大川者。則用互卦之說也。朱漢上有云。春分之日。旦出於甲。秋分之日。暮入於庚。甲庚者。天地之始終也。先甲三日。辛壬癸。天運之終。事之已壞。終象也。後甲三日。乙丙丁。天運之始。事之將興。始象也。平菴曰。先甲三日。蠱之下三爻。巽以行事也。後甲三日。蠱之上三爻。止而不行。又將復蠱也。天道自巽而艮。復自艮而巽。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明事未有不蠱。蠱未有不復。造者此以天道言也。

故不言吉凶。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矣。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此以人事言也。故以吉終之。此說較長。別有說者，於蠱曰：乾剛上而坤柔下，為蠱。艮者乾之終，巽者坤之始。終始之間，元氣流行，無不亨通。故曰元亨。隨以兌終，故言利貞。蠱以艮終，故不言利貞。利涉大川，得巽而行，得艮而止也。甲言始也，以支言之，子寅辰為先甲，在後天則歷艮而抵於巽。午申戌為後甲，在先天則歷巽而抵於艮。以干言之，先甲辛壬癸也，辛為金，生壬癸之水，以養甲木。後甲乙丙丁也，乙亦為木，佐乎甲，以養丙丁之火，皆原始之道也。先天艮位，乾居之；先天巽位，坤居之。故諸爻有父母之義，或曰：易以陰為亂，陽為始。陽生於子而盡于巳，先甲屬陽，自

甲子至癸巳而陽窮，後甲為陰。自甲午至癸亥而陰盡，自甲子至癸亥，自始至終，繇治至亂，非盡而何？先庚以庚午至巳亥屬陰，後庚以庚子至巳巳屬陽，先庚皆陰，亂極將治，後庚繼起皆陽，自亂而又治，故曰無初有終。自甲至癸，如物之繇稚至老，有必壞之勢。自庚至巳，如繼起之君，愷預前規，有申命之義。故異於甲也。於巽九五曰：五為巽主，于物有潔齊之德，故貞吉。悔亡而元不利也。于帝有代終之功，故无初而有終也。先庚後庚，與蠱之先甲後甲相待而成。甲屬仁，原始之氣備。庚屬金，要終之事立。郝仲輿云：先甲後甲，因先後二卦正倒取象。蠱之初六，自隨上來，在隨為先，在蠱為後。先三後三，上兌下巽，往來之象。先三日至甲終也，後三日自甲始也。凡時之終，不於終之日，必有所先。凡時之始，不於始之日，必有所後也。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者巽反為兌居庚方。後庚三日以癸為終。而先庚三日無可為始。故曰無初有終。所以與甲異也。按先甲三日辛壬癸也不有終乎。後甲三日丙丁也不有始乎。孔子象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必始甲終癸也。先庚三日丁巳已無甲固無初也。後庚三日辛壬癸也不有終乎。周公去辭曰無初有終其巽於民也至矣。若先甲後甲不尊孔子終則有始之象傳。先庚後庚不尊周公無初有終之爻辭。止曰辛自新也。丁丁寧也。癸撥度也。恐失之繼巧無當於盡巽也。熊朋來嘗以盡隨相伏巽震相伏實為發其端。而近日方羽南則謂先後天艮巽之方皆未及甲庚而文周於此致戒焉。邵子所謂用不過乎寅申。其妙於守中者乎。蓋甲庚皆在艮巽之中。而甲寅甲戌甲申為先甲。甲申屬庚方。甲午甲辰甲寅為後甲。寅屬甲方。甲辰相貫。寅申為用。又自有可參觀者。汝更研之。若別有所見當以相告。此教學相長之義也。

又

五十者數之節也。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者。謂或五年或十年。正與上數字應。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之類。今連讀五十以與言之日不合。故疑為卒字誤。分袁坤儀謂易之數莫尊於五十。孔子五十以學易。蓋欲即五十之數以明理也。非論年也。此亦一說。然吾恐未必是孔子之意。不如前說之自然為得也。人手指五合二手則十故今人數物皆用五十也

又

近日之言易者。非雜則妄。雜則淺鄙。妄則穿鑿。而穿鑿者尤亦祇見其淺鄙。於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茫如也。歛有吳惟喬氏謂犧皇本洛書衍先天而畫卦以立體。文王本河圖衍後天而繫

辭以致用。孔子則兼先後天以贊易，而後大業生。蓋以天尊地卑云云。為先天，天帝出乎震云云。為後天，易有太極云云。為兼先後天，亦出自先後之說。敏悟所至極，有發明自成一家言。昔邵子嘗自謂得先天之學，惟喬謂邵子於先天圖看得極透，於後天圖未能真知。京房主歸藏配節氣，則不知而作者也。遂自謂得後天之學，所作後天發隱衍後天八卦圖，為六十四卦橫圓方三圖。本之孔子大傳之言，其序震益噬嗑復隨无妄屯頤恒巽鼎升大過姤井蠱豐家人離明夷革同人既濟賁豫觀晉坤萃否比剝歸妹中孚睽臨兌復節損大壯小畜大有泰夬乾需大畜解渙未濟師困訟坎蒙小過漸旅謙咸遯蹇豐艮。所為首震者，震屬寅宮之卦，以天地之終始言之，則人生於寅也。以

一歲之終始言之，則寅為歲前也。以一日之終始言之，則日出寅時也。先天明陰陽，乾為天，故乾天統陰陽，故陽順陰逆。後天明四時，日統四時，故首四時。法日左旋，故有順無逆。日乃天之主，故稱帝。日出東方，故帝出乎震。而繼之以風雷益，火雷噬嗑，地雷復，澤雷隨，天雷無妄，水雷屯，山雷頤。八卦俱屬震，故居正東之震位，而繼之以雷風恒，重巽，火風鼎，地風升，澤風大過，天風姤，水風井，山風蠱。八卦俱屬巽，故居東南之巽位，而繼之以雷火豐，風火家人，重離，地火明夷，澤火革，天火同人，水火既濟，山火賁。八卦俱屬離，故居正南之離位，而繼之以雷地豫，風地觀，火地晉，重坤，澤坤萃，天地否，水地比，山地剝。八卦俱屬坤，故居西南之坤位，而繼之以雷澤歸妹，風澤中孚，火澤睽，地澤臨，重兌，天澤履，水澤節。

山澤損八卦俱屬兌。故居正西之兌位。而繼之以雷天大壯。風天山畜。火天大有。地天泰。澤天夬。重乾水天需。山天大畜。八卦俱屬乾。故居西北之乾位。而繼之以雷水解。風水渙。火水未濟。地水師。澤水困。天水訟。重坎山水蒙。八卦俱屬坎。故居正北之坎位。而繼之以雷山小過。風山漸。火山旅。地山謙。澤山咸。天山遯。水山蹇。重艮終焉。八卦俱屬艮。故居東北之艮位。而繼之以震。內卦首震終艮。外卦亦首震終艮。一如先天之首乾終坤焉。所為合河圖者。河圖三八木居東。後天震巽二木卦亦居東。為春。為仁。河圖二七火居南。後天離火卦亦居南。為夏。為禮。河圖四九金居西。後天兌乾二金卦亦居西。為秋。為義。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坎水卦亦居北。為冬。為智。河圖五土居中。後天艮坤二土卦亦居中央。卦之

中。為信。為四季。東北自大壯迄頤三十二陽卦。俱內陽而外陰。主陽而客陰也。西南自恒迄損三十二陰卦。俱內陰而外陽。主陰而客陽也。說亦有理。然必牽引五行。合數配方位。方可相通。而周易固不言五行也。予嘗以先儒謂伏犧則圖書作八卦。為不合於大傳。今惟喬之論。所執者大傳。而不復通顧全傳。乃其一端之見。正朱子所謂通達一路者。亦足以見易道廣大。長學者之識。為研易之助。無所不可。非楚中妄人可比。故樂為汝言之。若謂其確出聖人之意。則不得本原。歸乎不敢許也。

又答問三墳

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釋名墳分也天地人各三才之分也其書不傳今傳者毛漸所得有序有晉阮咸注乃偽作也三墳以山氣形為別各有爻卦大象山墳天皇伏謂之連山易犧氏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夏曰之氣墳人皇神農氏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易商曰之形墳地皇軒轅氏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易周曰之山墳有姓紀皇策之篇氣墳形墳各有政典之必扁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羅廬陵考諸儒之說頗備而謂此書淺鄙大抵假義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也吳淵穎曰

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初經。歸藏非他易也。乾坤是已。又何析而為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膺注，今亡。歸藏十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桓譚新論，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可知二書亡於漢後，而古三易自三墳，偽三墳，自三墳，則滋贛所云會而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者，亦付之不論不議之條可矣。

翁研易有年，所著周易圖說述周易益述問業者，鮮公翁嘗謂予曰：近來攻利藝者不乏時，若真能讀書明理者，所見獨員子進與吾家阿純耳。讀此數札可見。

募建陳希夸先生祠序

劉禹錫云：山有仙則名，華山名甲域中。而世之言仙者，類稱陳希夸先生。不啻吾儒之有新安朱子也。今國家敷文崇道於古賢人君子及陰道高尚之士，令所在咸嚴飭俎豆，乃華山之下，祀先生者，僅玉泉院數椽，有卧像在小石洞中，湫隘殊甚。而天中張使君詩云：希夸卧處此原非。蓋先生遺跡在山上者為西峯，在山下者為雲臺觀。按雲臺觀，即唐衛包所謂下宮，雖始於後周武帝，為焦道廣建，而荒廢已久。先生重闢荆榛，潛居其中，數十年，著三峯寓言、釣潭集諸書。迨朱子有主管之命，自稱雲臺真逸，為希夸直下諸孫，雖聲教未加，而勝跡聞於天下，傳於後世。予嘗徘徊周覽，其上為大殿，祀西嶽諸神，其右即焦祠。

其左有隙地可數十弓擬為先生三一祠與焦祠並列而力之不給構造為艱是用告諸大人君子合成之彰貞士之流風備名山之盛事非他不度之祀可比也竊聞先生少負經綸之志值世亂嘗欲大有所為後聞宋太祖與陸驢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為石隱之計及太宗三召遣宋琪問鍊養之道先生答以君臣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過於此蓋先生儒者也尤深於義得四聖之傳啟宋諸儒之先朱子本義首列諸圖此皆自先生發之實為吾道之宗而世徒以仙稱之則甚矣予之尊事先生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他日將結茅其野以老冀於先生之學少有所窺焉此又予之私也

雲其臺現無碑祠誠為缺典此亦吾黨之責也當圖只成之

題陸奇畫蘭卷

草木之花見取於大聖人者唯蘭蓋昔孔子歷聘諸侯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歎其為王者香與眾草伍止車援琴為猗蘭操傷不_{時也}唐韓愈擬作有云蘭之猗猗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似慰之者今現此畫卷筆墨瀟灑宛若習谷風飄拂衣袂不覺起逍遙九州一身將老之感至其寫形傳神不著培塿亦復使人想見鄭思肖當年

昔人云趙昌寫花形徐熙傳花神昌宗室與江南處士所南不著培塿正與倪迂不作人物意思同

題唐六如畫嚴子陵像

世謂嚴子陵與光武同卧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千載傳為

美談私憶其人必岸然磊砢嚴峻倨傲而唐六如為寫此圖豐而腴溫
恭之色可掬又絕不作披裘荷竿故態點綴桐江烟水其中所蘊殆異尋
常凝菴之寶而藏之有以也予獨異處士雖高必即何至以足加帝腹之
細事上干象緯即天子至貴宮府中舉動有不止于與故人同卧者
若二皆應豈所以為天哉抑考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
國皇曰溫星有所犯者必凶固與少微不同意者客星犯帝座光武
心知其為不祥之象而惡之姑以子陵之事掩之史臣未習天官書從
而艷稱之為其所愚而弗悟與不然則子陵者一災戾所鍾不祥之人
與後漢天文志建武三十二年客星居周地後二年光武之崩應之故近世
范氏舉正謂其為上天譴告之使而或者以客星同於德星其謬不
已甚乎恨不能起桃花鴨中人而更論之

發人所未發引建武三十二年証據符合遂為不易之論

贈張合公二首

行盡江南萬里程歸來風月有餘清故林新見嚶鳴侶不是悠悠二凡
鳥聲

高卧東籬有所思故園涼冷少人知不同之子愜幽興未得黃花欲
問誰

合公詩集正聲耳不樂時習故翁有取焉問遺也詩云雜佩以問之又見曲禮左
傳杜工部詩鄰家問不違

贈佟峻公明府序

古今之時勢日異後代之制勝於前代者無如郡縣而歷代建官其

與民最親者。無如守令。守令不得其人。雖公卿大夫之賢。盈廷而天下無由以治。予嘗仰稽漢唐以來。循吏名光史冊。而予郡有以英年自樹者。率惟寇萊公。萊公勲業赫卓。位至宰輔。為宋之冠冕。顧其初則兩為令。令悉心民事。廉惠明決。倘儻非嘗之略。固已裕於宰百里之日矣。乃今見永寧明府峻公。其所以治永寧者。予不具論。而閩鄉為邑。與予邑雖越在兩省。實壤相接也。近有草野愚魯輩。不得於其令。聚徒而譁。幾成不測之憂。御史臺察而知之。為劾罷令。而以君代攝其事。君下車之始。別白是非。曉諭利害。捐去舊故。與為更新。凡所以興除疏剔。無不盡而淡素自甘。守其常度。崇獎學校。勤勸農桑。寓撫字於催科。平訟獄以哀矜。踐吏句攝宿弊。

一清。民不知苦。而耆幼貴賤。莫不感戴謳歌。以為父母孔邇。如出一口也。予更有得於輿誦之表。歎其動也。正用之則和藏精明於渾厚之中。為恒情所難。昔李文靖不樂胡秘監之啓謝。方明受政。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君年纔踰弱冠。而練達如是。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乎。予偃蹇猷猷。久廢筆硯。不與聞外事。乃邑之士民不遠百里而來。乞為之詞。書諸繅端。以志不忘。予素不識君。而徵諸道路之言。有不誣者。於此見好惡之公。感應之實。焉不覺有慨于心。輒以予郡之前賢為喻。冀君他日之勲業。當必有與之媿美者。君其勉之。無徒羶然一笑。謂予之為秦人而秦語也。

李文靖拜參政。胡秘監啓賀。歷詆之前參政。以譽言之。文靖不樂。曰。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翁言有醜藉。頌美之中。不忘規勉。

勸士文

士民之表也。興教化，正風俗，必自士習始。孔子論士，首以行，已有耻為言。韓昌黎作解，先之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蓋重本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曰：士尚志，則居仁由義是也。先王之制黨庠術序，有其地，師氏保氏，有其職。詩書以訓之，禮樂以節之，名物以彰之，黼黻以治之。為士計，至殷國家，建立學官，申禁令，嚴科條，率勵化服，使之躬問與子，蹈繩契，所為卧碑，學校格式，赫具在，可鑒焉。至條陳政事利弊，自公卿以至軍民，皆所不諱，惟生員不許。其輕之也，愛之也，欲其守身有道，養之以有為也，奈之何。士友不知所以自愛邪。

題李北海書出師表冊

李北海書，昔人評為書中仙手。其自論有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而宋海嶽意弗然也。華亭董文敏書，初實從北海入，繼倣海嶽以妍。牙之姿，劑其瘦硬，遂冠絕一代。此出師表為北海遺蹟，雖殘缺不完，正與雲麾岳麓同法。恨不使文敏見之耳。武武善鑒，藏為家寶。世之臨摹雙鉤者，豈其倫乎。

正陽門右關將軍廟碑，是文敏早年書。全倣北海，予嘗謂其有出藍之美。

書鄭方南遊華山詩記後

遊華山記，當以李滄溟之篇為冠。許敬菴理學名儒，文不虛作，意在匡世敷教，所見者別，而袁中郎特擅風流跌宕之致。此方南自書記，若詩以貽式武者，可以繼美矣。近時王雨公有圖，並詩記，藏予嘯。

月樓中於峰巒林泉祠屋徑棧無所不寫能使華山真面目畢列几案
間予嘗妄論以為在王安道之上武雅意好學而又有山水癖他日
過山茨當出以下酒應不減蘇子美之漢書也

熙春橋記

華山之麓西三里許曰王道村居者百十家阡陌交通桑麻餘陰男
耕婦饁髦士攸宜有溪焉源出車箱潭潛焉淫焉迤運而北入
於渭春秋之祭揭厲倍艱時為約以通徒行而租車則淹又以速朽
是虞戊寅春邑宰裕菴董侯聽政之餘因時以布農事周巡溝遂
誠以勤惰問所疾苦童孺行歌班白游詣並怡然自適侯顧而樂之
出銀錢以勞徠之有差或獻野藪濁醪人人以得親侯顏色為悅
幾忘勢分之隔間有以病涉告者侯慨然曰昔賢為政以橋梁不修
引為已過予實蒞茲土其又焉安遂捐貲屬孟生珍鳩工累石
為久計孟生受命經營不日而成雁齒魚鱗厥狀孔固會謀泐石識

德乞予為詞夫司險合方載在周官先王之制不厭其詳仁民也不逆地功達其道路使川澤無阻仁斯溥矣老夫學農南畝素餐惟惕睹世俗之異日以行詐甚且鬪力心竊傷之今喜侯之愛施於民而民之實矣如熙春陽穆然想見古太和之風焉於是題其橋曰熙春而記之以誌後之有聞於斯者

春興四首

海雲遙接赤城霞春滿平原百萬家
珍重曉來風起處莫教吹落玉蘭花

晴和天氣看花來踏遍山阿與水隈
可信春風慳幽興紅白二齊開

一壺春酒正堪攜雲滿前山花滿谿
日暮醉眠芳艸地數聲啼鳥過橋西

杏樹成林花不同開時分有淺深紅
嬌容應自誇三妙結子還須讓海東

三妙海東皆杏名

桂楊州知州慤叟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銘之文也。人子欲不朽其親之孝思也。顧有文美矣。而弗之信。卒以湮沒無傳。則華而不實。君子弗尚也。近世士大夫位高多金。修志織音。身殉而不能守其祭祀者。往三而有。若出不負國。處而為德於鄉。以個儻非常之度。為和睦博濟之事。久而不倦者。吾見惟李華西彥瑁而已。丁丑秋。既為其考妣襄大事。不遠三百里。躬至吾門。而以所自為狀。屬文其隧道之石。吾讀其狀。乃知淵源之有自。而作述之相際也。故欣然載筆焉。按狀。李公諱弘樞。字元文。慤叟。其號世為三原人。曾祖考尚忠。以貢士為武鄉丞。祖考諱欲發。邑庠生。考諱士掄。郡庠生。妣氏。生子三人。公其長也。公生有異資。忠信溫厚。篤於孝友。失

後與其叔父同居事之唯謹恂二蹈規矩不妄言動攻苦澁淡於絲
華執利泊如也博綜經史為文閱中肆外較于有司常出眾人之
之上門外執經問業者履恒滿嚴教家塾如從子彥珂彥珽皆經
指授以成名而身顧數奇不第戊子以拔貢對大廷癸巳授永州府
通判時廣西方用兵永與接壤羽檄交馳公督糧以濟軍需調度
有方不勞而集治獄明允不為深文周納停斷如流案牘為清臺
使者才公之暇後屬公攝縣事者三若零陵若新田若寧遠咸著
惠義之蹟上計以治行最升桂楊州知州桂陽壘遭兵燹凋殘已
極公招集流亡與為休息墾荒土興文教鋤奸剔弊修費舉墜
為遠計竟以准科之拙坐額賦殿在遷解組桂陽人戴之如父母恨

不能從天子借公乃乞李大年以為文泐石有云介行持已直道事人
三異媿於中年四知同於關西知者以為實錄云公既浩然賦歸優
游田園怡情松菊雖宦游七載囊橐蕭然自奉惟約而歲時崇享
祀收合宗族施鄉黨有窘乏者則周之婚喪不能舉者則助之他如
濬河渠築橋梁則首倡捐貲不少新與人文不矯為異亦不翕為
同或有爭訟者公諭以情理無不立釋蓋至誠動物久而化之家與仁讓
父老相聚而頌為樹碑里門以識其美吾嘗仰稽前賢慕范文正之
為人誦其居恒訓子弟語以為先憂後樂有文正斯有忠宣也今
觀於公不勝戚於心焉流俗日媮何斯風之邈也公生于明萬曆三
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清康熙十年八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子

瑁貴，誥封如其官，配王氏同邑王公諱希寧女。誥封太恭人太恭人之歸公也。孝事舅姑，曲盡婦道，敬戒無違，克勤克儉，教子以義。方公作宦兩地，皆不從之官，唯勗之以慎起居，潔已愛民，而自受家政。凡中饋事，皆身臨治之，嚴飭內外，男耕女織，秩如也。瑁縮符專城，戒勿為板輿之迎，曰：我自有壺內事。家事遠涉，兒能盡忠，即孝也。棄不以鍾鼎奉膝下，為能養乎。嗣值歲大稔，陝以西饑，殍相暨，出產瑁積俸所寄，付次子彥珣為周之。不足，則脫簪珥佐之，或以自贍為言，弗聽也。故關中稱好義聲，字遠通者，咸推公父子。則亦以太恭人之樂善喜施本之天性者，其內助為多。斯豈尋常閨閣所有哉。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以疾卒。距生于萬曆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六。子二

人，長即彥瑁。康熙丁未進士，仕至肇慶府知府，娶馮氏。馮公良高女，次彥珣。康熙丁卯舉人，娶王氏。王公長恭女，如三人。一適邑庠生智文，擢一適姚紹陽，一適貢生孫達，一適孫男四人。叙采邑庠生，娶邳州知州孫文燦女。敘采邑庠生，娶王明遇女，卒。繼娶邑廩生秦彥女。彥瑁出，教采邑庠生，娶候選州同知秦紹緒女，卒。繼娶太原縣知縣溫樹璠女。教采邑庠待贈孟响女。彥珣出，孫如四人。彥瑁出者，未字者，珣出者，一適申思鴻。一字張某，一未字，曾孫男二人。潛演俱幼，叙采出。某年月日葬某地。越明年，予始為之誌，而系之以銘曰：其進也忠順，不失厥職，克修其退也。為善最樂，惟古與儔，其歿也倡隨，齊德合窆，茲丘其子之下葬，貴塋也。琢詞堅石，以納諸幽，則予

之散竊比於中郎也庶以無愧誌來商於千秋

華西為吾鄉士大夫之冠田園自娛不及于富貴者公翦嘗取仲長統之言為顏其亭曰樂志唯其以古道相期故雖誌墓之文美而不溢

暮重修山孫亭序

華山谷之西不數十武曰玉泉院白石林三碧澗分流而注鏘訇有聲南望諸峯竦峙北眺平原渭水如几案間故有亭翼然踞虎豹蔭藤蘿白榆歷々嶙峋娑娑煙霏天淨翔禽和鳴倘所云想羽人之來儀若玄音之有寄者致足樂也癸甲之變疊遭兵燹毀圮無餘僅存餘址孝廉郭子長卜王子鳴臯王子伯仁徘徊四曠慨謀重建屬為訶求諸施者凡風雅文學有志於山水之間者咸可隨分助之無計多寡使勝地名蹟復還舊觀異日者杖策提攜相與優游以樂於斯漁於溪釀於泉山肴野蔌雜然前陳當有不減醉翁故事者則古今一契老夫雖髦尚能為諸君記之庶幾附青山流水以不朽矣志云亭叙於陳圖南

聞蘇子瞻曾修之則於籍無據然如子瞻正可藉為此亭重事
固有不妨信其所疑者此其一也

祠旁有希今墓實空塚也有小碑記其事

募修藥王祠序

人生天地間以萬物為一體故存心濟物謂之仁者三才之所以參也黃
帝使岐伯主典藥以療人疾為醫道之始其德與契之教人倫稷之教稼
穡等而今世之奉祀為藥王者則唐華原孫先生也或稱王或稱真人
吾不具論唐史則列在隱逸謂其通百家說於陰陽推步醫道藥無
不善太宗初召見不受官顯慶中復召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一
時名士如孟詵盧照鄰輩皆師事之卒年百有餘歲其論愈疾之
道推言天人常數謂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
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論人事有胆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圓而行欲方之說亦實得之淮南鴻烈而有合於聖賢之旨

故朱子錄入小學。予尤喜其論養性之要。以自慎為先。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忘慈。臣無畏。則勳不著。君無畏。則亂不治。實詣名言。有出於醫之外者。其他所著書。計十有五種。載於道藏。而千金方。鷄石。祝祠山。洞。雖不無後人所亂。然用之多。奇效。益醫之有先生。不減吾儒之有濂洛關閩也。可謂盛矣。羽士蘇義定。嘗遭危疾。禱於先生。服其方而差。發願募建先生祠於雲臺觀中。以報德也。夫西方司秋神。以白帝為尊。華原屬同郡。則祠先生於華嶽之下。固宜。予喜與眾共成之。故因其請而不辭。為之。言以告夫世之。以醫知先生者。尚有未盡也。於世道人心。其均有賴乎。
鴻烈原文尚有能欲多而事欲鮮一自孫特舉二自朱子仍之

鴛鴦歎

錦水有鴛鴦。七十二成行。花渚交頸同戲。異不與眾鳥相頡頏。誰家鳴鷄。司晨夜。何處振鷺。知低昂。青田鶴向九皋。唳靈立鸞。作千仞翔。鴛鴦方自喜。畢羅睨在旁。一旦失水。徒呼號。殿瓦墜。夢非吉祥。別綠岸。辭丹嶼。哀聲感人生。悲傷君不見。邯鄲才人。潯陽婦。虛疑新寵入金屋。何曾得意傍。蘭牖人生。况異雙飛鳥。莫厭空牀不獨守。

里姬有巫嫁失所者。翁感之而作。為躁進者戒也。先儒范魯公云。巫走多顛躓。此之謂與。綠岸丹嶼。俱見簡文帝鴛鴦詩。新寵得意。亦見斯文。

四書審音序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高子業云。字學明。六經如指掌。今之為士者。於言文字學。有二。一點畫。一聲音。點畫遠溯諸許氏說文。近參以洪武正韻。十得八九。而聲音則有未易言者。自周顛以平上去入著四聲切韻。沈約作類譜。神珙因之作等字反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聲音之學。實興於此。而後之論者。獨稱沈約為著。邇日顧亭林作音學五書。毛大可作康熙字典通韻。葉高巢作韻所。各自成書。中不無小異。而研極精微。發前人所未發。合於自然之理。則一也。先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予謂聲音音之大原亦出於天。聲由心生。氣之出也。有漸。隨所到之處。為宮商角徵。

羽配之以實為君臣民物事。喉帶舌齒唇。其序也。音有五。而沈氏約之以四。乃今之韻書。於平聲則分上平下平。謂氣從上帶出者為上平。氣自舌上出者為下平。等字於上聲。則又有濁上聲。予嘗疑之。將無其間有未協之隙歟。及見徐坦菴天籟譜。以沈氏四聲之說。未達一間。謂諸書為識字設。非審音。慨學者不得字之正音。乃定正五聲。推原六氣。作緯諸圖。以其本於天地自然之聲。故以天籟命之。五聲者。一曰開聲。得氣之最先。二曰承聲。承上而來。去開聲不遠。第三聲也。四曰應聲。响然與上相應。第五曰然聲。聲自此收。然不復能去。故不能無承。六氣者。一曰鳴。二曰與。撮唇向下。捲舌自也。三日呬。撮唇下舌。自上帶吐。從齒間出聲也。四曰如。撮唇向上。舌浮上帶。自舌間吐。至唇自出聲也。五日而。撮唇齊聲也。三日呬。撮唇下舌。自上帶吐。從齒間出聲也。四曰如。撮唇向上。舌浮上帶。自舌間吐。至唇自出聲也。五日而。撮唇齊

通氣從齒間出聲也。六曰呢。懸唇合齒。縮舌自舌間出聲也。又以類分之。得父音五十八字。凡口吐一字。先有聲。自氣中來者。父音也。即每字之上半截也。但以一字緩吐。便見一聲。有兩半截也。母音也。即每字之下半截也。亦以一字緩吐。歸到成韻處。劃然如兩字。其音自見。而天下之萬聲。悉歸於此。而無遺。蓋歸於天地予人自然之祖氣也。其妙旨微言。又有出於顧毛菴三君之外者。甚矣聲音無窮。學亦無窮也。戊寅春暮。坐松風水月之亭。念年迫八十。學愧無成。而後起之彥。亦復寥寥。誦停雲崇木之詩。不勝平陸成江。晨華夕喪之感。遙憶干劉君友山。以所作四書審音。遠屬并首。友山學識淵邃。負有為之才。不過于時。歸田以來。日事鉛槧。其為此書。考核詳確。闕者補之。誤者正之。視沈龍江之義氣正字。正如積薪其嘉惠後學之意。其盛予因述夙昔所聞於二三君子者。以就正焉。書

既成尚其早出問世。以質於海內之留心字學者。此亦羽翼經傳之大端也。

翁嘗言今之作詩者多。知韻者少。即先輩名家。亦往往昧此字學。何可不講也。

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介菴劉君墓表

孔子過季札之墓。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此墓表之所自昉也。後世操觚之士。繁文過當。為有道者之所斥。近時唐襄文歸太僕。筆以斯道為任。每有譏著。謹記其姓名世系爵里生卒。而於立身為政之槩。亦唯撫其實而直書之。無溢言。漢蔡中郎。史才高一代。而自謂獨於郭有道。碑無愧辭。良有以也。咸陽劉君介菴。與予為夙交。嘗以古人自期。君宦成而身退。倏然謝世。君之子既襄大事。乃不遠數百里。詣予山茨。乞表其墓。予慨然下涕。以為知君無如予者。於是書曰。君諱元勳。字漢臣。介菴其號也。籍居咸陽之鮮園。祖考諱希明。武舉。固原東路游擊。祖妣李氏。封恭人。考諱君弼。累贈

奉政大夫山西真寧道布政使僉事早歿有才無命士林惜之妣李氏累封太宜人君七歲失怙太宜人念立孤之難雪涕忍死鞠育提誨勉以成先志君束脩厲節唯期無忝所生故又自號慕孺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祖母年老乞終養歸終父母之喪仍補本部郎中辛酉為福建主考升分巡淮徐道江南按察使司僉事加四級甲子丁太宜人憂服闋補山西真寧道舉卓異教賜蟒衣一襲調觀察河東旋升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甲戌自請致仕甫抵家以哭其妹傷於哀數日遂不起君性仁厚而又自負亮峻潔以律已寬以蘇人言動有則取與不苟其事恭人及太宜人晨

昏定者盡忠養之道居喪哀毀骨立葬祭備禮為士大夫家法君既於書無所不讀積學綴詞富有日新初入翰林文名藉甚儕偶罕與匹者改戶曹兩有潞河之役復權關於湖比皆著廉節克盡厥職恤旗丁通商旅以裕國計典試七闈天公矢愼鑿金拔多名清實士在淮徐惠政及民以將善懲惡為急值黃河泛溢躬率吏民防禦徐城得不沒又首倡捐俸以濟飢民所全活無算在山西復值大稔流離載道甚於在淮徐日君亟請撫軍發大有倉米十萬藩庫銀十萬賑之撫軍謂必俟奏聞君曰若是則溝中之瘠豈能待乎古有矯詔救民者請以便宜先發即得罪無恨於是民得安集其廉請宥欲遇事敢為不遺餘力類如此蒞臬粵東嚴帥僚屬以德化為先傳爰論

報既極明允而案無留積雪寬息競出滯達幽書如也致政而歸
溘然遽逝朝野痛惜焉配岳氏贈淑人同邑岳公牧女未笄歸君
恭敬無違以勤儉治家凡君所為生事死葬儲物盡禮與處宗族姻
戚曲有恩義亦皆淑人之助居多蓋其幼承明父之訓習女憲故能識
道理克修婦職至戚性以殉所生之喪尤為閨閣所罕觀云君生於明
崇禎六年三月十八日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三
淑人生於明崇禎六年二月初七日卒於清康熙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享
年四十有三子五人止向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止基浙江台州府
寧海縣知縣止禎吏部候選司務止陶止峻俱貢生孫一人釗貢
生其合墓君與淑人於此則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某日也嗚呼君

仕陟外臺位非不顯所至有卓績名非不著六旬之年亦不為夭獨
是馳驅四方賢勞於外三十餘載既已急流勇退而曾不獲娛志正
園優游以卒歲寧不悲哉然予讀君詩文涵泳道腴充然有自得
於中者世之榮辱得喪固不足以介其懷而縱浪大化化身名醫如亦
何有於生死天壽之陳迹也予故撮其大畧泐諸麗紉之石以冀其
後之人且使過而武者知君有所以不朽者在而予言不敢近誣亦庶幾
告無罪於古之作者矣



